



桥亭下桥(右圆圈处)和顶桥相距不远。

桥亭下桥：亭废桥犹在 王家美名传

林梅治

古桥档案

桥亭下桥

位置：南安洪濑镇跃进村
建造年代：南宋
桥梁结构：单孔石梁桥
现存状况：长8米、宽4.4米，基本保存完整。
保护等级：南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

谁能想到，藏在乡野间的石桥，竟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南宋商贸历史。溪流纵贯的洪濑镇跃进村，历史上曾矗立着七座由南宋官员王登及后人主持建造的石梁桥——它们如北斗七星般点缀于溪流之上。桥中构亭，不仅连通两岸，更成为乡人贸易往来、休憩纳凉之所，成就了“桥亭王家”的地名传奇。

如今，七桥仅余桥亭下桥基本保存完整。它静卧溪上，桥面石板的斑驳印记，诉说着700多年前四都商贸发展的沧海桑田与王氏家族的变迁。



桥亭下桥横卧于龙沟之上。

隐于乡野的南宋古桥

带着一份好奇与雅兴，我们前往洪濑寻访南宋古桥遗韵。洪濑镇跃进村的桥亭下桥，架设在龙沟之上。若不是热心人指引，外人恐难觅其踪迹。绕过一座官庙，走过一条不知名的泥土路，不到50米便抵达桥头，一方石碑首先映入眼帘。那是南安市人民政府于1998年4月设立的“南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”标识。碑后记载，桥亭下桥建于宋代端平年间(1234—1236)，南北走向，长8米、宽4.4米。桥面由8条石板铺成，石板最长5米，最宽0.6米。抬眼望去，这座并不起眼的单孔石梁桥，连接着一侧土路与对岸田野。桥面石板并排铺设，宽大、厚实。石板边缘虽并不完全规整，但连接得十分紧密。我们站上桥中央细细度量，4.4米的桥面宽度，在古代算是相当阔气的乡村大道了。低头看去，是稳如磐石的桥墩。桥下的小溪，不久前刚完成溪道清淤、溪岸砌筑等整治。得益于此次整治，

原本藏在杂草里的桥墩露出了全貌。桥墩皆由长条石构成，石块垒叠方式极简——一层横铺，一层竖叠，再一层横铺，像最朴素的积木。石块之间没有用任何东西黏合，全靠自身的重量和形状紧紧咬在一起。桥下的溪水很浅，悄无声息地流淌着，我们能清晰地看到，靠近水面的那几层石头，颜色更深，长满了滑腻的水苔。整座桥梁没有任何装饰，没有栏杆，没有雕刻。路过农人介绍，它如今的功能，就是让当地人跨过这条小溪，到对岸农田里忙碌……《中国文物地图集》明确记载，桥亭桥原有下桥、顶桥、马桥、新桥等七座。后人沿溪踏勘发现，这七座石桥，只有桥亭下桥基本保留完整，顶桥的石墩仍保留原样，但桥面已经加宽且铺筑水泥。其他桥梁，有的仅剩部分石墩构件，有的存有一小段石道，其余皆损毁无存。“从现存遗址来看，七座桥梁皆沿龙沟架设，每两座桥梁平均相距约200米。”跃进村马坂王氏族人王文魁是一位

地方文史爱好者，他曾专程寻找七座桥梁的地点，并画出了手绘图。从图上看，顶桥和下桥位于马坂王氏祖祠附近，旁边还有一个莲塘。沿龙沟顺流而下，从桥亭三落角落直至福林村附近，七座桥梁均匀分布。“去年村里组织溪岸整治时，村民们发现，溪流两岸翻出了很多沙子和年代久远的陶片，说明两岸还有一部分土地曾是溪道。”王氏族人介绍，古时尖头小船可从龙沟顺流而下，途经桥亭七座桥梁，沿四都溪驶入东溪，构成一条水路要道，说明当时的水流规模和水深可能远超今日的小溪形态，这也从侧面说明桥亭下桥可能不只是如今的规模。站在桥头，微风轻拂，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向了遥远的南宋时期。眼前仿佛浮现出一幅鲜活的画面：龙沟之上，宽阔悠长的桥亭下桥横跨两岸，桥上车水马龙，行人往来不绝。桥下，载着货物的尖头小船穿梭往来，船夫们熟练地摇着橹，船头溅起朵朵白色的水花，顺着水流一路而下，驶向远方……

沧海桑田的商贸枢纽

由此可见，宋朝时期的王登曾在这里主持建桥。“通过比对族谱，我们发现，王登确实主持建造了桥亭桥，但可能只造了顶桥和下桥两座，其余桥梁可能是他的后人主持修建的。”王文魁推测，桥亭七桥由桥亭王氏四代族人先后主持修建，前后历时约80年。至于为何建桥，那就要从这里的地理位置说起了。桥亭桥所在地四都，如今位于洪濑镇跃进村。桥下的龙沟发源于紫帽峰，流经跃进村、福林村等地，穿过东林潘坑古桥，最终于洪濑镇区汇入东溪。四都宋称“从政乡崇化里”，东、南、北三面环山，河道纵横交错。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畅通的水陆交通，让四都地区

曾孕育梧接街、安柄市、蔗柄市等多个商贸集散市场。桥亭下桥位于安柄市末端，是泉州洛江河市通往如今的洪濑镇区、诗山、码头乃至永春的必经之路。宋元泉州港海外贸易鼎盛时，舶来品可经此运往内地，山货和农产品也由此流向泉州港。“宋元时期到明朝，四都算得上是一个山乡商贸集散中心。”王文魁推测。然而，河流也一度成为交通的阻隔。在桥亭下桥建成之前，两岸人员、货物往来主要依赖摆渡船。进士出身的王登，作为通过科举选拔的精英，被赋予了更高的社会期许，他选择在临近泉州府城、经济发达的四都主持修建桥梁，意在更加方便两岸往来。后人代代相传，王登精通儒学道义，亦深谙地理风水。来到崇化里后，他在金山北麓发现一处“睡牛穴”，地势极佳，是难得的风水宝地。于是，他在这里建造宅第，并在宅前溪流之上建造桥梁，方便溪流两岸民众往来。桥上筑有小亭，供往来行人歇脚乘凉，亭桥相映，自成景致。因桥中构亭，故“马坂堡”被乡人俗称为“桥亭王家”，而后形成“桥亭”地名。桥梁的落成，为这片土地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原本被溪流阻隔的村落从此畅通无阻，百姓出行效率大幅提升，当地经济也随之愈发繁荣。古谚云：“四都柴山水源好，番薯黍糜烤，吃饱半躺倒。”此语道尽四都山川秀美、水源丰沛、五谷丰登、民富安乐之盛景。至于桥上亭子如何被毁，《马坂王氏族谱》中亦有记载：清顺治四年(1647)，都民廿四甲(指四都)杂姓煽乱，亭被火毁。那承载着建造者仁心与巧思的桥亭，本应是岁月长河中的璀璨明珠，可惜被付之一炬。如今，徒留那座单孔石梁桥横跨溪上，令人惋惜不已，后人只能对着那残缺之景，遥想当年亭桥相依的绝美全貌，徒留怅惘在心头萦绕。桥亭乡愁，从此烙在乡民梦里。



南安市人民政府于1998年4月立下“南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”标识。

开枝散叶的王氏家族

1998年4月，南安市人民政府将保存基本完整的桥亭下桥列为“南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”，从官方层面确认其历史价值。这份认定，也让尘封在石板缝隙中的建造者故事，重新走进世人的视野。史料记载，王登为开闽三王之一王审邽的第十四世孙，泉州刺史王延彬后裔。他自幼家学渊源，少时聪慧好学，诗文熟读，经易兼通，弱冠时即有才名；宋理宗端平二年(1235)进士，任官从事郎，因才华出众而崭露头角，升任昆山丞，任间清正廉明，体恤民情，政绩蜚声有口皆碑。后来因为战乱不断，加上朝纲纷乱政令难行，王登无久仕之意，约于宝祐、景定年间(1253—1264)辞官归乡，初居温陵桐城永盛坊祖宅，后迁徙至南安四都从政乡崇化里马坂堡(今洪濑镇跃进村桥亭)，成为桥亭马坂王氏家族的开基始祖。随着王氏逐渐繁衍，崇化里更是一派生机。王登去世后，其子王重(字重山，号承统)，在宅第厅堂供奉神主牌，成为马坂王氏宗祠，乡人俗称为桥亭祠堂。据王氏族谱记载，王登原配夫人林氏无子嗣，侧室洪氏育有一子，取名重。王重生有七子。时值南宋灭亡、元朝初立，元兵四处戮杀前朝旧臣，许多家族受到牵连。王氏一族因坚守气节，不仕新朝，触怒当局，官府派人纵火烧毁了他们的宅院。为保全血脉，王重的七个儿子陆续离开故地，分散迁居至南安、晋江、惠安、永春、安溪、同安、龙溪等七个县邑。七子之中，居住在南安的是王重的第五子王天德。他起初定居在南安岑头(约在今溪美贵峰一带)，后来返回泉州城马坂巷居住，育有四子。其第三子王显(号万八)的后代又重新迁回南安四都居住……岁月流转，或因人为损毁，或因河道变窄，或因交通改道，或因商贸市场变迁……如今的桥亭下桥没有了喧闹的车水马龙，只余附近农户偶尔从桥上走过。虽已褪去繁华，但桥梁每一块被流水磨圆的石头，都在无声地讲述着一个家族落地生根的往事。历史或许会淡去具体的模样，但那些关于安居、传承与坚守的故事，仍会如这溪水一般，在代代人的记忆里，缓缓淌过。(图片由本报记者李想拍摄。感谢黄荣周、王文魁对本次采访的大力支持。)



《桐城王氏族谱》中关于筑桥的记载。